

在中国迎接博物学的春天

中国出版传媒报 11月13日,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院召开。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商务印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协办。作为国内的首届博物论坛,现场气氛火爆,出席论坛的不仅有刘华杰、田松、刘兵等博物学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博物爱好者及植物插画家,更有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等多家博物出版机构的掌门人为本次论坛站台。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等博物出版重镇也都派专人到场,上述出版机构还向参会人员赠送了精美的博物学图书。

理解卡森有一个过程

关键词 博物学 海洋学 环境危机

理解卡森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耐心、契机。理解其他思想家,其实也如此。

蕾切尔·卡森

(Rachel L. Carson, 1907~1964)

美国著名自然文学作家,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被誉为“生态环保之母”。192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1932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36年成为美国渔业管理局聘用的水生生物学家。主要著作有:《海洋传》、《寂静的春天》等。

序跋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卡森的观点为何难以被认可?

1979年,中国就翻译出版了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虽然原著于1962年在美国就问世了。在“文革”刚结束的年代,能推出其中译本,已经相当不容易,也可以说不算晚。非常遗憾的是,那时出版的中译本影响并不大。

1979年之后,过了10年,形势变化不大;过了20年,有识之士意识到了中国的环境危机(199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在“绿色经典文库”中已经重新出版吕瑞兰、李长生的译本),但多数人并不以为然;30年过去,时间已是2009年,形势大变,人们真的感觉到卡森的重要,但已经晚了!中国完全重复了西方工业化加污染的老路,深陷其中,不知如何是好。

我得知卡森,相当晚。已经忘记了开始时是从哪道听说卡森是一名为了不起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其实很好核对,上网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过去人们习惯上是如何为她定位的。她是科学家?我对此也曾经产生过疑问:毕竟现在不似从前了,科学家不会受欺负啊,她的观点何以很久以后才被认可?读了《寂静的春天》及相关的研究,我更关注她的身份:科学家?作家?编辑?公务员?科普作家?我开始怀疑她的科学家身份。如果她是科学家,为何那个时代一大堆比她地位高、影响大的科学家没能提出类似的想法?为何一些科学家反对她?如果她是科普作家,她普及的是什么科学?

卡森的观点一开始是非主流的,不受科技界和政府“待见”,中外都一样。这很好理解,因为她的观点非同寻常,也会引出对某些人、某些集团不利的看法、建议、政策,挡了人家的发达之路。《剑桥科学史》中曾这样描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物理学家的威信因一系列事情而开始削弱。其一是人们日益意识到大气核武器试验所造成的核辐射的危险。此外,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证明了这一事实:杀虫剂和除草剂在许多情况下是‘死亡之药’。其二,越战报告表明,物理学家应该对发明杀伤性武器和电子战负责。”(参考《剑桥科学史》第五卷,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513页)卡森提前看到了科学家群体未能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时至今日,科学家也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卡森对某些科技行为的批评。说到底卡森的确有点另类,她坚定地认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我们从中学开始就一直背诵“生产力”的这般定义: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后来还流行一个句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科技真的是生产力,那么若不加以约束这种力量也可能成为破坏大自然的力量。我糊涂了,要做出选择。1994年我在《中国科协报》上刊出一篇小文“生产力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做出了我的一次重要选择。后来,随着我由唯科学主义向反科学主义转变,我确认了当初的选择。

卡森是典型的博物学家

曾有一段时间,我忘记思考卡森的身份了。直到从学术角度关注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才重拾这个问题。偶然间,接触到卡森1941年的著作《在海风下:



一名博物学家眼中的海洋生物”,恍然大悟,卡森的最主要身份应当是博物学家!书的副题点出了要害。

博物学或者科学家,这种区分重要吗?在19世纪及以前可能不重要,也难以区分,但在二战之后,这种区分很重要。目前,博物学家与科学家只有很小的交集,少量专业性的、职业博物学家可能同时是科学家,其他人则不算。E.O.威尔逊和劳伦兹既是科学家也是博物学家。而卡森

是典型的博物学家,算科学家有点勉强,但可以算作“保护生物学家”。此外,我也不大认同她的科普作家身份。中国人习惯上把专业科技论文、报告写作之外的赞美科学的科学写作都笼统地称为“科普”。在这种意义上,萨根、道金斯、卡森、劳伦兹、马古利斯、E.O.威尔逊的许多著作都成了“科普作品”。其实,这种分类是有问题的,这些大人物的许多重要思想是首次在相关作品中阐发的,属于原创,其他学者也经常把它们当作标准的学术著作引用。另外,原创新的东西,未必一定属于科学,也可以是文学、艺术或者其他。很难直接说《寂静的春天》就是科学作品或者科普作品。当然,我不反对也无法阻止人们事后把好的东西化归为自己的领域所有。

安德森撰写的博物学史著作《彰显奥义:博物学史》(Deep Things out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Natural History)把卡森算在博物学家之列,此书第十五章的标题就是“从缪尔和亚历山大到利奥波德和卡森”。这四人均是著名博物学家。卡森也警惕着不把自己混同于科技队伍。她曾给一名小女孩回信,提醒她“深入的科研工作可能使你变成一个乏味的作者”(布鲁克斯,《生命之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她提醒家长不要轻信现成的科学结论,要把知识与情感结合起来,情感比知识还重要:“把自然世界中那么多陌生的生命简化成逻辑和知识,看起来简直没有希望。”“一旦唤起某种情感(美感、对新事物的未知的兴奋、同情、痛苦、尊敬和爱),他们就获得了相应的知识。如此一来,也就有了更长远的意义。为孩子铺路引发他们的求知欲,比培养他们掌握知识更重要。”(引文同上,第197-198页)科学教育“新课标”强调三个维度:知识、情感和价值观念,但当下主流的教育特别是科技教育,十分重视其中的知识维度,蔑视情感维度和价值观念。可以设想,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为科幻影片中描述的恶魔,也并不奇怪。

卡森共写了五部书,按首次出版时间先后,分别为:《Under the Sea Wind: A Naturalist's Picture of Ocean Life》,1941;《The Sea Around Us》,1951;《The Edge of the Sea》,1955;《Silent Spring》,1962;《The Sense of Wonder》,1965。

长期以来,中译本只出版了第四种《寂静的春天》,后来有了第二种《海洋传》。最近一两年,许多出版社都在考虑卡森还有哪些书值得翻译,为此找过我的社就有好几家。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第三种《在海风的生灵》和第五种《万物皆奇迹》的中译本,这是好事!更多的著作翻译过来,普通百姓对卡森的理解也就会更全面一点。

论坛围绕“博物绘画”、“博物出版”、“博物文化探究”、“博物教育与传播”等主题作主题发言并展开讨论。博物学家刘华杰以“在中国迎接博物学的春天”为题拉开论坛帷幕,结合自己多年博物人生的实践活动,对中国的汉语拼音BOWU进行特有的刘氏解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则以“博物学——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为题对博物学的定义进行了阐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以“商务印书馆博物出版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题,介绍了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博物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推介了商务版的“博物学书系”。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在论坛现场分别推荐了“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好奇心书系”、“博物学文化丛书”、“植物大发现系列丛书”、“檀岛花事”等重点博物图书。

屠呦呦专著出版侧记

关键词 屠呦呦 青蒿 诺奖 出版

这是屠呦呦首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专著的责任编辑书写的编辑与作者之间打交道的记忆文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屠呦呦不仅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更是一位直率、敏捷、谦虚、简朴的作者。

主人事事

○张文虎(化学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

2015年10月5日,几个好友打电话给我,说我责编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作者屠呦呦老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向我一并表示祝贺。《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原本一直在我的桌上,2013年后因为自己精力转移到新媒体出版,屠老师这本专著才被放到了书柜里。此刻我又重新翻开它,确实感到高兴,本想当天给屠老师打个电话,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但最终还是没有打。因为这一两年我和屠老师疏于联系,本来就是不想干扰她,心想老人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更希望她能在12月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10月6日,面对众多采访的记者,屠老师明确说,她希望这本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绿色封面的书能和她一起与世界对话。我相信此刻的老人家,心里应该是轻松的。这本书是屠老师唯一一本专著,也是她人生主要阶段的工作总结,是她对科学世界的理解,是她对原始

发现的记录,是她又一次团队合作的成果,也是她对有关争议的问答。全书从青蒿的本源,青蒿素的原创发明,其第一个衍生物——双氢青蒿素的创制及其后的青蒿素类药物研究系统论述,旨在明确表达青蒿素的发现和创新之路及其理论历程。

这本书的选题最初是一个药学前辈介绍过来的,这位前辈在我们出版社出版过优秀的药物科普图书。2007年春节后屠老师到出版社,就是他陪同的。屠老师见面就直言,青蒿素这本专著内容较多,有很多工作需要多方合作完成,希望出版社帮助尽快完成出版。之前我也知道屠老师的出版过程并不顺利,但凭着对科技史的肤浅了解和看到老人家的焦急心情,我们很快安排了选题计划。

出版社编辑和作者的合作未必每次都是愉快的。但是,和屠老师的合作是愉快的。原因很简单,和屠老师的合作出版过程中,我们始终平等的,从来没有遇到过交流上的障碍,她是一个直率、敏捷、谦虚、简朴的人。编辑一般很喜欢和这样的作者打交道。

值得让人铭记和高兴的是,这次合作让出版社和我也获得了意外

的收获。在我众多的、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又多了一本诺奖获得者的专著。本人也获得一次意想不到的、仿佛置身其中的科学发现体验,激发了对原始创新的全面思考,2009年12月我还完成了学位论文“青蒿素的发现和创新之路及其理论思考”。当然,如果没有屠老师精心保护的原始数据,比如实验记录、临床记录、来往信件、会议记录、523文件、会议报告,我是难以完成这篇论文的。论文通过对以往诺奖的案例分析,明确希望科学界能承认这是一个诺奖级别的科学发现。

屠老师还是一个心存感激的老人。2008年夏天,《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初稿基本完成,我去屠老师办公室商量定稿事宜。屠老师一如既往在中药研究所九楼简朴的办公室里等我,茶早已倒好。到中午讨论结束时,屠老师告诉我,稿子快完成了,今天请你到研究院的专家餐厅吃饭。我知道她对出版社怀有感激之情。

同样令人高兴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的版权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为了把青蒿素这一优秀的科研成果传播给更多读者,我们也在继续努力着,目前围绕青蒿素这一话题的多媒体读物正在酝酿阶段,而该书除重印发行,其纪念版也进入策划阶段,相信不久就会与广大读者见面。

万物终结 情何以堪

关键词 生命 宇宙 终结

当下来看,尽管人类超越众多生物有幸成为地球上现今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但人类依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人类不能按照自然规律适度生存,终有一天人类会走向终结。

科学前沿

○禾 刀(书评人)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天文学家克里斯·英庇长于观测宇宙、引力透镜、星系的演化与结构等知识,当然,别忘了他还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科普作家。之所以称其颇有影响力,原因之一大抵是,作为一位尊崇严肃学术逻辑的科学家,他在书写时不忘展现其幽默的一面——行文落笔之处,不时幽上一默。即便是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经他那轻松的文字一拨拉,常令人忍俊不禁,茅塞顿开。

《万物终有时》是一部关于宇宙的科普读物。在介绍宇宙这个庞然大物时,英庇开始便甩给读者一个无比悲壮的结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包括我们熟知的生命、人类、地球,还有并不熟悉的太阳系、恒星乃至整个宇宙。英庇并不想美化遮掩宇宙发展最终走向灭亡的真相,他反倒想告诉读者这样的科学事实:无论是普通寿命难超过3万天的人类,还是有着数万亿光年光景的恒星,所有的一切事物都难逃终结的命运。

与其它事物受发展规律影响不同,人类的终结除了必须不可避免地顺应宇宙发展规律外,还面临着许多“自作自受”的尴尬风险,这些因素极可能加快人类终结的速度:全球现今“每年被丢弃360万吨信件、220亿个塑料瓶和650亿个易拉罐”,同时地球上还有“2.45亿吨铀矿尾矿”,4.5万吨来自商用和国防核反应堆的高放射乏燃料,超过3.4亿升钚处理留下的高放射性废水”。相较于环境污染,核风险则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即使只有历史最高峰时的1/10,目前美国的武器储备量依然相当于14万

次广岛爆炸,或者1.8万亿千克TNT炸药”。正因如此,2007年霍金撰文疾呼:“作为这个世界的公民,我们有义务提醒公众每天与之共同生存的不必要的风险的存在,以及我们能够遇见的如果政府和团体不立即停止核武器的话这个世界将会面临的危险”。

还没等宇宙规律的到来,人类先将自己的前途绑在了所谓的文明成果上。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人类面临的自我威胁恰恰表明,人类今天“文明化的后果被过高估计了”。当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论”,说的虽然并非人类的终结,而是对政治发展的预言,但相较于漫长的地球乃至宇宙历史,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结论”是否有些言之过早?事实上,直到今天人类文明仍不足以化解内部仇恨,团结人类自身。相较于整个宇宙,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窝里斗”,严重内耗。

从人类历史发展纵深看去,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成绩斐然。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科学知识放在广袤的宇宙背景下也不难发现,这些技术至多只是地球人的“小玩艺”,“人类的火箭不过是吹过风嘘的某种烟火”,“迄今为止,星际旅行所需的技术发展仍十分原始”。

在英庇看来,尽管人类超越众多生物有幸成为地球上现今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但人类依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莫哈维沙漠里有棵

石炭酸灌木存活超过11000年,超过了人类文明的有史记录;一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辐射陆龟也活到了250岁。至于我们生活的地球则有46亿岁,宇宙有137亿岁。说人类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只会夸大其词,在整个宇宙中,无论就体积大小还是质量而言,地球也难言有何分量。

地球不太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很大的可能是人类受知识所限,无法认知的鲁莽武断。可以肯定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知识仍将是人类认知宇宙的最大瓶颈。至少目前,谁也无法证明,人类所理解的宇宙,不是基于小小地球上发生的现象形成的科学,地球知识到底能否完全解释宇宙现象显然是个问号。

提到万物终结的话题,许多读者可能顿生隐忧,尽管终结远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将来。虽然打开了万物终结的话匣子,但英庇并不想让读者太过悲观,而是设若从哲学角度进行回答:按照人体细胞平均10年的周期,只要超过10岁,我们都不是原来的自己,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总之,对于生命一般不过三万天的人类,却担着数亿或更远光年以后的问题,这确可看成杞人忧天,也可视为高瞻远瞩,如同那些早知结果仍努力拼搏的运动员一样,享受一个穷尽努力的过程,这或正是人类的价值所在。正如英庇所言,“在这充满奇迹时刻的宇宙中,最无关紧要的,其实就是最后的终结”。



《万物终有时:人类、星球、宇宙如何终结》[英]克里斯·英庇著 周敏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8月版/38.00元